

15.14

费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政协费县委员会

目 录

回忆费县师范讲习所·····	李华林 赵光 (1)
左宝贵传略·····	廉成灿 (33)
杀人魔王刘黑七的罪恶与覆灭·····	尹昌祚 范仲泉 (47)
刘黑七血洗大泗彦记实·····	刘文彬 (62)
张阁老为什么叫张四知·····	张璞山 高相乾 (68)
玉泉观·····	范仲泉 陈凤友 (71)
仙人洞·····	郭振兴 (77)
清末白埠村民的反洋教斗争·····	廉成灿 孙以欣 (80)
浩然正气传沂蒙·····	廉成灿 孙以欣 张璞山 (85)
一九二七年农民协会的两张传单·····	贾平甫 (92)
蒙山义民“放洋驴”·····	张璞山 (94)
塔山林场话今昔·····	范仲泉 范伯伦 (97)

封面题字 尹昌祚 校正 陈凤友

封面设计 叶连品 摄影 张传森

编 辑 范仲泉 边华堂

回忆费县师范讲习所

李华林 赵 光

费县师范讲习所，于三十年代初创建，是为本县举办的培养师资的一所学校，是费县独一无二的“学府”。校址原设西关南大街路西，民众教育馆处，约在一九三五年迁至城内城隍庙小学，并将这所完全小学合并为师范的附属实验小学。学校座落在城西北角，是原来的城隍庙改建而成的。将大庙一分为二，西一半划做县警备大队的营房，东一半就是学校的校址。学校设备很简陋。从这所学校开办到抗日战争爆发，先后共办了五个班级，约二百余人。一、二、三级的同学毕业后，由国民党县政府分配到农村城镇当了小学教员。在校的学生尚有四、五班级，约有八十多人。建校以来，先后更换了三、四个校长，一九三六年国民党政府派来的校长叫徐乐亭，昌乐县人，是

国民党员，基督教徒。训育主任叫崔××，鲁西南人，总务主任叫侯××，均系国民党员，徐的亲信。教员多数是从外地聘来的，大部分比较年轻，其中有共产党员，有政治上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有些是国民党员，但多数是混饭吃的，只有个别的政治上很反动，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底线。

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高压统治，大搞白色恐怖，只有在穷乡僻壤更适合埋下革命的种子。在沂蒙山区高山峻岭之下的这座小县城里，设了这么一所微不足道的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从建校起，就有一股子革命力量在这里成长着。据了解，建校不久就有刘复平、王觉生老师，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李伯瑾（玺玉）、商象乾（天一）、陈×（子畏）诸葛锦亭（朱林）等同志都是一级的学生，也是那时发展的地下党员。冯毅之同志也曾在这里教过书，进行过马列主义的宣传活动，写过一些进步的诗集和短篇小说。在三十年代初，鲁南山区曾举行过一次有名的“苍山暴动”，失败以后，转入

长期隐蔽，尽可能利用合法斗争。一段时期中止了党的组织活动。

铁流两万五千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带领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全国出现了新的局面，抗日的烈火在西北、华北、东北以及全国各地各个角落各界人民中燃烧起来了。当此民族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一九三六年八月间，中共山东省委派林浩（当时用名尹骆饮）同志来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教师身份为职业掩护，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进行革命活动，为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林浩同志是经过一个名叫孔德一的社会关系，向费县师范讲习所校长徐乐亭推荐，来到费县教书的。从此，这里的青年学生得到了一位良师益友。他是引导我们走向革命大道的一位启蒙老师。

费县师范讲习所这块小天地，是进行革命活动很好的阵地，是传播马列主义种子很好的土壤。因为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贫苦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用当时同学们的话来说，就是“上不起省立中学”，只能跑到这块

小天地里求知识。当然，也有极少数是地主、富农子弟，因考不上省立的学校，才到这里来就学的。但能左右学校局势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贫苦出身的子弟，他们受尽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高利贷等反动势力的压迫、剥削，用家中父老受饥寒节省下来的微乎其微的钱来求学的。多数同学没有钱加入学校的伙食团，从几十、上百里外的家乡背干煎饼吃咸菜，喝白水来求学，本城的也有许多是走读生，这些寒门子弟本能的具有接受马列主义真理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林浩同志的公开身份是级任教师兼课任教师。他利用《国文》课这块阵地了解学生，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记得林浩同志第一次出的作文选题是《一个贫苦学生的自述》。一篇文章使每一个贫苦学生亮出自己的身份，道出世代家庭的血泪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控诉地主富农的压迫剥削。当然大多数同学的文章只不过朴素地讲出苦难的事实，而没有自觉地从阶级、社会根源上系统地分析观察问题，甚至有的还持有宿命

论的观点，认为贫穷是命运不好。林浩同志一方面挑选一些写得立场、观点比较明确的文章，用红笔加上批语，在同学中进行宣读、传看；一方面将一些宿命论观点归纳起来，提供同学们思考，发动大家讨论辩解。然后再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给同学们进行小结性的讲解。那时，虽然不太详细了解林浩同志的身份，但实际上他却使同学们第一次听到了马列主义阶级、阶级斗争、压迫、剥削的论述。也正是这些贫苦的青年学生长期苦闷而得不到解决的疑团。所以林浩同志很快就得到这些同学们的拥护和爱戴。费县师范讲习所从此活跃起来了。

每个学生都有经政府审定的课本，但从开学那天起，就没有按《国文》课本学习过，都是林浩同志从国内外进步作家著作和进步报刊杂志中选编的讲义。如高尔基的《海燕》、《母亲》，鲁迅的《阿Q正传》以及反映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论文和报告文学、诗歌等等。在通常情况下，连讲义都没有，把课堂真正变成了讲堂，一上课就聚精会神地听。林浩同志讲课，实际上就是讲话。讲苏联的“十月革

命”，讲中国的“五四”运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列主义；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九一八”事件，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讲制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激励着同学们的民族革命思潮，启发着同学们的阶级觉悟。使同学们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尹先生”。所以，大家感兴趣的不是学校规定的课本，而是林浩同志的讲话。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和学校当局也常派人来监听老师上课，他们一到，林浩同志和同学们就不约而同地拿起课本应付一阵子。他们来监视我们，我们却有更多的眼睛监视着他们，他们一走，同学们就悄悄地告诉林浩同志，说“狗走了，讲吧。”同学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我们的《国文》课，是议论国家大事的讲堂”。这话说得一点也不过分。

只听老师讲，还不能满足同学们的要求，强烈希望读到一些革命的书籍、报刊。学校的图书馆不但书籍陈旧，破烂不堪，而且为数很少，进步书籍根本就没有。向学校当局提出买书的要求，校方推说没有钱。大家就从林浩同

志那里借一些书看（记得他带了一柳条包书），都是国内外进步文学著作。社会科学著作，抗日救亡言论集，青年自学丛书和一些进步杂志，如《文学月报》、《生活半月刊》、《大众文艺》、《光明》杂志，还有供党内传阅的油印小报《星火》。互相传着看，而且还得偷着看。经过充分酝酿，以大家凑钱的名义买书订刊物（钱也确实凑了一些，而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是林浩同志的薪金捐助和党组织的活动费），学生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读书会。这是党组织在学校组织起来的第一个群众性学习组织。为了求知识、求真理，节衣缩食凑了一些钱，买了一些进步书籍，订了几种进步刊物，都是用同学个人名义订的。由读书会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分散在会员中传看。当时在费县师范讲习所，掀起了学习和传播革命理论和抗日救亡言论的热潮。

读书会不仅是组织同志们读书看报，还举办读书座谈会，时事讨论会，出刊了墙报。当时活动的中心是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分析形势，揭露批

判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误国政策；组织一些进步的同学在读书讨论会上讲演，为墙报写稿。墙报刊头开始叫《校园》，后来改为《燎原》、《前哨》。墙报是利用教室的屋山墙张贴的。同学们写稿的积极性很高，开始是一个星期出一期，后来大体是十天半月出一期。当时墙报的内容都是针对着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反共反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抵抗，卖国投降的行径写的。不少文章是政论性的，评论性的，有的是揭露性的，有的是散文、短篇小说，也有的是诗歌、小品等等。不少文章写得比较尖锐、深刻，一针见血的。如《“九一八”事变说明了什么？》、《东北人民的呼声》、《攘外必先安内对吗？》、《谁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是谁在挂羊头卖狗肉？》等等。费县师范讲习所的墙报不仅对本校学生的觉悟和进步推动很大，对本校教职工和社会上知识青年也有所震动。有不少人来学校看墙报，多数是好人，对墙报的观点表示赞同，但也有国民党的一些坏家伙，说什么“师范讲习所赤化了”，到处造舆

论，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长徐绍业责令徐乐亭，要他纠正学生的所谓“过激言论”，要取缔墙报。这位徐校长为了保他的饭碗，采取了两面应敷衍的态度。不讲不行，他也知道讲了也不起多大作用。特别是在墙报刊头改为《燎原》之后，他也曾叫嚷要“取缔”，要“追查”，追问文章是谁写的（因为拟稿人都是用的别名），没人理他，叫嚷一阵也就过去了。后来，他在一次周会上讲话时说：“抗日我也赞成，但你们不要言词过激，那样对学校 and 你们都不利啊！”他曾多次要求我们更换墙报刊头，后来我们就把《燎原》改为《前哨》，校方仍不同意。但不再紧逼了，实际上就算默认了。

西安事变对学校震动大，对改变学校面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记得在西安事变前几天，林浩同志在他的宿舍里曾说：你们要注意最近的报纸，时局可能要发生大的变化，不久“双十二”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消息传到费县师范讲习所，学校立即轰动起来了。记得是在一天的下午，正是林浩同志给我们班讲课，他神

采奕奕地走上讲台，宣布了这个消息。我们迫切地要求林浩同志讲讲他对这个事变的看法。林浩同志说：“三级同学也要我讲讲当前时事问题，你们去招呼他们来，一起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吧。”在大教室里，三、四级的同学一起聆听了林浩同志慷慨陈词生动感人的讲演，讲的详细内容已记不很清楚了，大意是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当前形势，接着讲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全国工农兵学商的共同愿望，大势所趋，不可阻挡。阐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有关政策。消息传来后，当时校方“要员”如丧家之犬，大惊失色。徐校长哭丧着脸忐忑不安，侯总务坐立不安，四处窥探，那位“崔老夫子”（训育主任）则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下午，国民党县政府在南关文庙小学召开全城的营救蒋介石大会。工农兵学商和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人员都参加了大会。费县师范讲习所包括附属小学等也参加了大会。国民党县长陆鼎吉在大会上做了营救蒋介石的讲演，宣读了一个营救电文。师范讲习所很多同学在会场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大会以后，

组织游行，从南关到城里，费县城的街道很狭窄，老百姓站在街道两旁观看，连天主教堂的传教士、修女也站在门口看热闹，一列列队伍从中穿过，拉的很长，一面走着，一面呼口号。别的队伍完全按照县政府发的口号呼，师范讲习所则是抛开一些反共口号有选择的呼喊，义愤激昂，特别呼的响亮，“反对内战！”

“打倒帝国主义！”“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惩办汉奸卖国贼！”等等，还有些自由增加的口号，如：“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等，喊得特别起劲。在这次游行活动之后，接着《燎原》出了增刊，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注意，怀疑师范讲习所有共产党的活动。

抓住狐狸尾巴，赶走反动派的走狗侯××。学校里有一个姓侯的总务主任，此人不学无术，是个油头滑脑靠攀上司混饭吃的家伙，同学们都喊他“猴子”、“狗”，他经常来往县政府教育科，实际上是国民党派到学校里的底

线，搞特务活动的。这位“猴儿”先生只会念“三民主义”，别的课程他什么也教不了。每逢他讲三民主义，下课后，同学们就不约而同的用轻蔑的声调哼起“三民主义，我×祖宗……”来。平时，他鬼头鬼脑地跑来跑去地打听消息，他常常在教室外面偷听林浩同志讲课，还以查夜为名，到学生宿舍观察动静，所以，同学们常叫他“狗”。每逢我们的墙报张贴出来，他总是站在那里看来看去。记得有一次他看了一位同学的文章，内容是驳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主张停止内战，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他在那里评头论足叫嚷什么“这学生说得荒唐。”“当学生就应该好好读书，国家的事情用不着学生来管……”等等，同学们就同他争辩起来，有的同学就问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当‘老师’的懂不懂？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主张停止内战，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荒唐在哪里？”质问得他张口结舌，灰溜溜地跑掉了。绝大多数同学对他都没有好感，大家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老法”、“狗”（意思是法西斯走狗），这

位总务主任的正业是管学校的财务。他贪污了修缮房屋的经费，并有吸鸦片的行为，同时又道德败坏，同他的女儿鬼混。尤其令人愤恨的是他监视并秘密报告林浩同志的活动情况，妄图陷害。所有进步师生都对他十分厌恶，通过校友将他贪污、吸毒和道德败坏的犯罪行为，告到县政府和专员公署。因为事实无可争辩，国民党县政府无可奈何，只好悄悄地撤掉了他的职务。从而搬掉了一块石头。

“西安事变”后，较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政策的宣传活动，重建党的组织。此间，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林浩同志行前建立了费县党的领导组织，成立了由王宗一、李祖恩、崔友仁等同志组成的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后因全国统一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于同年底改换名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由李瑞祥、盛清澜、胡震等同志组成民先分部干事会，并与省总队部接上了联系。可是，林浩同志已成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怀疑的对象了，除了学校当局安

排侯总务时常对林浩同志监视外，还在林浩同志的宿舍里安上一个“钉子”，把一个姓孟的音乐体育教员安排在同一个宿舍里，要这个“小孟”把林浩同志的一切活动，接近些什么人等等情况，随时向校方报告。小孟夫妇俩，都好吃好玩，并不十分关心政治，林浩同志也注意了对他做一些工作，好歹没出什么大事。虽然如此，当局并未放松戒备。此后，林浩同志已不便于再在此继续工作下去了，同志们和一些进步同学都非常关心他的安全。山东省委也十分关心着林浩同志的安全，十二月下旬，用林浩同志家里人的名义来信，要他回家“结婚”。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初，还没到寒假的时间，林浩同志提前两周结束了他的“课程”，回到济南。

林浩同志回省委后，又通过社会关系，向校方推荐了安波同志（当时用名刘士明）、张秀千、孙济云等同志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任教。安波同志是省委派到这里来的特派员，协助费县工委开展工作。安波同志是担任国文、音乐和地理等课程，安波同志热情满怀，但他的活

动方式比较隐蔽,当时,除工委的同志外,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直到三级同学毕业,在四级建立党支部干事会以后,才与新建支部发生个别关系。他善长文学艺术,特别突出地发挥了音乐才干,他抓住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好和爱国激情等特点,大唱救亡歌曲,并通过歌词大意,鼓舞学生的抗日热情,使同学们学会了许多革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马赛曲》、《国际歌》、《囚徒之歌》、《工人之歌》、《大路歌》、《打桩歌》、《伏尔加船夫曲》、《五月的鲜花》、《毕业歌》、《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除奸歌》、《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九一八”小唱》、《自由神》、《慰劳歌》、《四季歌》……等等二、三十支革命歌曲,都是在那一时期学会的。与“小孟”相比真是截然不同,同学们说:“刘老师来了,师范讲习所多年不用的唯一的一台风琴响起来了,革命的歌曲大唱起来了。不仅在音乐课堂上唱,课余休息也唱;不仅在校内唱,还利用假日